

# 福建藏书家龚易图藏书后期散佚情况及意义

潘振方 (南京大学文学院)

**摘要** 龚易图是晚清福建著名藏书家,其藏书在清末民初一段时间出现过一些小规模的散佚情况。龚氏严格的藏书制度在龚易图去世后出现了种种“漏洞”:原本作为中间层的管书人利用职权盗取藏书,龚氏家族成员和通志局等外人将藏书久借不还。龚纶在《大通楼藏书目录》以书单的形式记录了龚氏藏书被管书人盗取和家中人、外人借书不还的情况,并列出借书人的姓名。本文通过考证借书人的信息和藏书情况,还原当时龚氏藏书被盗取和流失情况,并进一步讨论其所产生的阅读行为与意义。

**关键词** 龚易图 《大通楼藏书目录》 散佚 阅读

明清时代私家藏书活动十分兴盛。一般来说,书籍一旦成为藏书家的财产,便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直到某个时间节点再和全部藏书一起流转出去。但相较于这种常态,书籍在实际的收藏过程中总会有一些“异动”,即个别藏书在保管和借阅时由于种种原因而丢失。这种零散的小规模散佚往往不被人注意,却有独特的意义。晚清福建龚氏的《大通楼藏书目录》卷五附有一份书单,其内容反映出龚氏藏书在清末民初一段时间内出现小规模散佚情况,值得认真研究。

## 1 龚氏藏书的制度设计

龚易图(1836—1893),字蔼仁,又字少文,号谷盈,又号含晶,福建闽县(今属福州)人。咸丰九年(1859)进士及第,以镇压捻军有功,擢为登莱青道兼东海关监督,后升为江苏按察使、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调湖南布政使。光绪十一年(1885)因事免职,光绪十九年(1893)去世。龚易图有乌石山房和大通楼两处藏书楼,藏书总量在十万卷以上,与当时闽侯螺洲陈宝琛的沧趣楼,一南一北交相辉映,因此在福建藏书界中有“南陈北龚”之美誉。

龚易图对待藏书的态度是开明的。光绪二年(1876)他在烟台任上收购海宁陈氏藏书三千余种,光绪三年(1877)他回闽修建双骏园,置其藏书于其中。光绪五年(1879)他在家守制,与江西杨卧云撰《乌石山房藏书目录》,同时拟定《双骏园乌石山房藏书榷条款并引》,其内容可总

结为:藏书的编目、贮藏、保管、使用和人事与财产安排。

龚易图十分重视自己藏书的安全,因此设计了一套复杂的藏书制度。在藏书的日常管理中,他设计两个重要的人事安排:“掌书人”和“家中人”。这两个职务都可统称为“管书人”。“掌书人”类似现代的经理,掌握藏书橱的钥匙,具体负责藏书的晾晒和检查,同时还负责藏书借阅的登记工作。在龚易图制定这个条款的时候,“掌书人”是王少伟,即龚易图的太姑丈。而“家中人”则掌握藏书楼的钥匙,同时与“掌书人”一起负责藏书的晾晒和日常检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专门监督掌书人的。书橱的钥匙在掌书人手中,而楼门钥匙则在藏书者本家手里,这种双保险措施能有效避免书籍被盗。龚易图指定十二叔祖龚寿萱负责楼钥,即“家中人”。当然这个“家中人”也并非只限定在龚氏家族内部,和龚氏家族关系密切的王念庭、高云淑也被认为能担当此职务。

而关于藏书的阅读使用,龚易图也有一套严格且复杂的程序。原则上藏书不能出藏书楼,即使是龚易图想看书也需要写条、登记,限期还书。但是龚易图有“有志都教读此书”的想法,因此他有限度地向亲友开放藏书:一是允许其他人来借抄善本书,二是允许龚氏子弟在藏书楼下读书。

但是龚易图的这套制度设计并不能保证藏书的“万无一失”,在具体的藏书实践中逐渐产生

各种问题。龚易图的孙子龚纶曾云：

右藏书五万卷均藹仁公旧藏本，自光绪丁丑收藏迄今。垂六十年前于藏书楹内曾订有《阅览规程》：关于编修、晒整各事，则聘一人管理。岁久渐至怠。忽忆儿时塾所诵书本均坊刻者。楹内珍藏，无论家中子弟戚友外人，如有校钞检诵，只许在楹阅览，不得任意挪动，防致散佚，法至善也。至民国三年省中续修通志，当事者襄请赞助。事关一省文献，断无拒绝理，而编纂者以便于取阅，故悉数借用，并略楹书管理者一职，往来挪检，漫无手续。此次详细检查则其中抽换者若干部，留用至今尚未归还者若干部，遗佚者若干部，不全者若干部，甚有簿记取用而互相转借，借者甲而书反在丙处者，亦有无关于修志之用，如经部之《易》《诗》《春秋》等类，子部之天文、算书等类，亦屡借不一次，皆所不解。至家人取用则更多出入，或并取据而无之，询之本人，目尚不知，遑说检阅。<sup>[1]</sup>

由此可见，龚易图制定的藏书制度在其在世时得到有效的执行，但其去世以后，便“岁久渐至怠”。尤其是在民国时因为修《福建通志》导致诸多书籍外借不还，乃至丢失。而原本只能在藏书楼阅览的家人也纷纷将书籍带出，以致丢失。这些情况在《大通楼藏书目录》里都有记录。

## 2 龚氏藏书被盗与借阅

1930年龚氏后人将乌石山房十万卷藏书秘密卖给“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1931年龚纶重新检点大通楼藏书，并编定《大通楼藏书目录簿》。此目最初作为登记簿，共五卷，前四卷为藏书编目，第五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编为龚氏家言，下编为待编、待修、签存、家塾取用以及外借未还书目，其稿本现藏于福建省图书馆。而郑振铎的西谛藏书中有一种《大通楼藏书目录簿》抄本，现藏国家图书馆。仔细对校两书，两书的最大差异在于第五卷。郑本第五卷“家中取用书册”和“外借未还书册”两类中，留有借书人的姓名信息。

龚纶在附录中详细记录这些信息，希望日后能够索回原书。而1952年龚纶将《大通楼藏书目

录簿》和龚氏藏书一起捐赠给福建省图书馆。此书由私家藏书登记簿变成公开的目录，因此在捐书之前，龚纶删掉书单里借书人的姓名，改称《大通楼藏书目录》。相比之下，郑本是没有经过修改，保留借书人的姓名等信息，更接近《大通楼藏书目录簿》最初的面貌。

由此份名单可以看出龚氏藏书在当时存在书籍小规模散佚的情况：一是盗窃，二是久借不还。

### 2.1 盗书

公私藏书均有被偷窃的危险。龚氏藏书的失窃多是内部人员监守自盗。龚易图的藏书制度中存在漏洞，即原本作为中间管理层的“管书人”的权力在后期缺乏有效监管。

龚纶在“签存册佚”一类云：

右十六部。书籍均被管理人盗卖，自《汲古阁题跋》至《瀛奎律髓》八部，乃以黄以周《礼书》、胡凤丹汇刻唐人诗集不全本制签抽换。经查明《曝书亭集》《汲古阁题跋》《春融堂集》三部，尚留在通志局使用，并未归还，仍列于“外借未还书册”项目备考外。其余八部签存卷册留目，待璧返后归类编次。<sup>[1]</sup>

而郑本在此处将管书人盗换书籍的信息一一列出：

仪礼集说〇〇卷八册 元敖继公撰

春秋说〇〇卷六册 清惠士奇撰

四书摭余说〇〇卷四册 清曹之升撰

玉篇〇〇卷六册 梁顾野王撰

韵学〇〇卷 韵学臆说〇〇卷六册 清王植撰

东华录〇〇卷十二册

词林典故〇〇卷八册

汲古阁题跋〇〇卷一册 明毛晋撰

查此部以下不全本之《隐绿轩题识》《砥斋题跋》盗换，收藏图记伪制。

古欢录〇〇卷一册 清王士禛撰

查此部被管书人以不全本之钞本某词话盗换，书藏图记伪制。

曝书亭集〇〇卷十二册 清朱彝尊撰

查此部被管书人以胡凤丹汇刻之元许谦《诗集传名物抄》《唐骆丞集》、宋范祖禹不全本《唐

鉴》抽换，上二部已编入正目录。

黄叶村庄集〇〇卷二册 清吴之振撰

查此部管书人以不知谁氏之手抄诗稿抽换。

遂初堂集〇〇卷五册 清潘耒撰

查此部被管书人以王懋竑之《读书记》疑不全本抽换。

春融堂集〇〇卷卅册 清王昶撰

查此部被管书人以不全本黄以《周礼》书抽换。

春霭亭杂集〇〇卷二册 盗换。

瀛奎律髓〇〇卷六册 宋方回编

查此部被管书人以黄以《周礼》书抽换。

湖海诗传〇〇卷十六册 清王昶编<sup>[2]</sup>

许多被盗的书籍和通志局关系不大，盗书可能是管书人的私人行为。从这些盗窃的书籍来看，管书人似乎并没有特殊喜好，且管书人选择的版本都为普通刻本，没有选择价值更高的宋元刻本或名人抄本。这些选择有效隐蔽了盗书行动，没有引起注意。倘若不是龚纶亲自登楼核对书目，恐怕也不会发现这些问题。而其中那些被抽换的书籍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

《汲古阁题跋》一条，龚纶的记录有误。经过查证，《隐绿轩题识》和《砥斋题跋》是附刻在《汲古阁校刻书目》之后，原为一书。很有可能是通志局借走《汲古阁校刻书目》而留下其他两种书，尚不能称为盗换。

《古欢录》则可以看出管书人盗书的手段。龚易图特别看重印章，所收藏图书多钤有藏书章，大通楼藏书多有“大通楼藏书印”“大通楼收藏金石书画”“龚少文收藏书画印”等印章。而管书人也十分熟悉这些印章，并伪造印章以图蒙蔽过关。龚纶虽未明确说明管书人到底是用哪一本词话的钞本，但是可以大胆假设，是否是同一作者王士禛的《渔洋词话》呢？这样就更有隐蔽性。

《曝书亭集》管书人是以多种不同的书籍盗换。《曝书亭集》共九十一卷合订为12册，要想偷换这套书实属不易，故将多种书籍合在一起冒充册数。《诗集传名物抄》共8册，《骆丞集》2

册，故不全本《唐鉴》推测应是2册。其中前两部书都是胡凤丹同治年间的刻本，龚纶便将它们收录到《大通楼藏书目录》里，并注明为“增”。这是龚氏藏书另一个有趣的“异动”：盗书者用来盗换的书籍成为藏书者的藏书。

《黄叶村庄集》管书人是以一个不知谁氏之手抄诗稿盗换的。一般来说管书人是以低价值的书籍置换高价值的书籍，可以推测这些手抄本在当时的价值不会太高，且很容易获得，因此管书人才会选择用抄本来盗换刻本。

《遂初堂集》管书人是以王懋竑的《读书记疑》盗换。王懋竑此书有同治十一年福建抚署刻本，管书人在福建很容易获得此书，因此选择用此书盗换。

《春融堂集》和《瀛奎律髓》两书管书人是以黄以周《礼书通故》盗换。《礼书通故》刊刻于光绪十九年（1893），而龚易图正是病逝于此年，因此可以推测管书人盗换书籍的时间应该基本都在光绪十九年后。其中《瀛奎律髓》一书经历尤值一提，此书为清康熙刻本，后为抗日战争时期福州警备司令陈浴新所得，他曾利用福州警备司令之便，对走私、贩运倒卖古籍进行稽查没收，然后自己又用重金购买，因此此书在此时可能为陈浴新收缴所得，故书上有“龚葛人收藏书画印”“邨南烟舍”和“陈浴新印”等印章。陈氏藏书在1949年后多数捐赠给湖南大学图书馆，而此书却于2000年流入拍卖市场。

大通楼内的藏书是龚易图数十年的心血，但是书聚难，书散易。即使是再严格的规章制度，一旦没有藏书的热情，没有监督，那么总会有漏洞。藏书楼独立于生活区，龚氏子孙平时不在藏书楼中，因此即使发生盗窃，主人也不能立刻得知，往往在事后才能发现。而这种监守自盗的现象在古代藏书楼绝非孤例。

## 2.2 久借不还

根据书单，可以将借阅人分为三类：家中人、通志局和其他外人，借书量分别为35册、18册、20册。<sup>①</sup>

从数量上看，家中人占的比例最多。龚氏家

族内部设有私塾供族中子弟读书,但是私塾用书原本都是常见坊刻本。但是根据名单来看,这些被取用的书籍并没有集中到专门的私塾来一起使用,而是分散到家族个人手中,且根据稿本提供的信息,甚至有几种明刊本也被借出。“家塾取用”是龚纶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而真实的情况则是“至家人取用则更多出入”。这些借书人是:惕庵、礼心、明仲、“大少奶”、礼南、季仁、永叔、幹季、礼和、寅生、“三少奶”、小同、季和、宜甫。

季仁,即龚彝图(1848—?),龚易图之弟。龚彝图在1883年以江苏候補道的身份接替其兄龚寿图专管上海机器机布局,是洋务运动后期的参与者之一。龚彝图取用的书有两种:《花镜》和《神仙鉴》。《花镜》是我国较早的园艺专著。《神仙鉴》是清代徐道所著,主要是辑录古代神仙事迹,属于子部道家类。龚彝图在所有取书的人中,辈份最高,估计此时其年龄最长,赋闲在家。这两本书体现出他晚年生活的两个生活动向:园艺和宗教。

惕庵,即龚乾义(1871—1935),号华鬢,贡生,为龚彝图之子。龚乾义和陈衍关系密切,陈衍评价龚乾义“吾乡中诗人之戛戛独创,不肯一语犹人者,梅生、惕庵可称二难。然二人面目又颇不同”。<sup>[3]</sup>而钱基博认为“盖乾义于三立为近,而振岱则孝胥之流也。”<sup>[4]</sup>龚乾义总共取用了3本书,分别为《本纪世家补辑》《粤西金石录》和《石笥山房集》。从这3本书能看出龚乾义作为学者和诗人的双重身份。

宜甫,即龚晋义(1858—1902),为龚易图长子。龚易图于光绪五年便为其捐官,补监生,光绪十九年又为其加捐道员,指省江苏。光绪二十五年龚晋义分发苏州为官,任职3年便病逝于苏州。龚晋义所取用书只有一种:《昆曲九种》。即将赴江苏任职的福建人专门借阅一本昆曲,这种行为令人有许多猜想,其是为在苏生活做准备,还是单纯爱好而已?

寅生,即龚钺(1902—1997),字骏礼,为龚晋义之子。1902年出生于苏州,其父龚晋义旋

即去世,龚钺由母亲杨韵芬带回福州老家。龚钺早年在福州的家塾读书,1918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1924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在法律界和外交界工作。在这份借书名单里,龚钺是借书最多的人,共7种:《含晶庐手批太白集》《杜诗镜铨》《孟东野集》《徐氏说文系传》《蔡中郎集》《陈后主集》《文选集评》。可见龚氏家族的家教传统在民国时期依然留存。不过相对前人,其阅读风气已然发生变化。龚易图5岁读《毛诗》《四书》,9岁读《文选》,10岁读五经,习作制艺,又读《周礼》《公羊传》《谷梁传》三经。两人交叉的只有《文选》一书。在16岁之前,龚易图以大部分精力攻读四书五经,而处于同一年龄段的龚钺却偏向阅读大量的集部作品,其中变化是时代学术风气变迁的缩影。龚钺读书的时代,旧的读书规范已经崩溃,但新的读书规范却不是从虚无中诞生的,而是在旧的规范上发展而来。之前读书人将科举视为大业,诗词歌赋是展示自己才华的一种手段,故龚易图一直等到乡试成功后才“始学为诗”。而龚钺却将诗歌作为主要阅读对象,为其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含晶庐手批太白集》一书,含晶庐是龚易图的号,黄遵宪认为龚易图诗神韵近于李白,与其批注李白诗集可能存在关系,然此书亡佚。

永叔,即龚鸿义(1873—1947),龚易图第三子。工诗书画,时称“三绝”。他共借书4种:《文章游戏》《两当轩集》《纪批文心雕龙》和《致用书院文集》。《文章游戏》内容“虽无关大雅,而海内风行”,黄景仁的《两当轩集》和《纪批文心雕龙》是当时士人常读的书籍。致用书院是福州地方书院,《致用书院文集》有光绪十五年本和光绪二十四年本,均为谢章铤所编。

礼南,即龚湘(1890—?),是龚易图二子龚铭义之子。龚湘曾留学法国,回国后任中国华法教育协会会员。龚湘曾应李大钊之邀,在北京大学设法文夜校班,并担任老师。根据诗人邵燕祥所藏《北京大学法科一览·自民国七年九月至八年六月》记载,龚湘在北大担任讲师,讲授二年级法国民诉法和法国刑法两门课程。龚湘与北大

蔡元培、胡适等人多有来往，其后在上海做律师、法官，还曾任驻荷兰公使。龚湘所借之书只有一种：《青烟录》。此书介绍各种焚香知识，并详细记录吸食鸦片的情况。

龚礼和是龚铭义的次子。他借的书只有《聊斋志异》一种。

借书人中还有两位女性，其中“大少奶”应是龚易图孙辈的长媳。她借的书是《士材三书》。《士材三书》是明代李中梓所撰医书，是李氏论述行医治病的理论结晶，在清代广为流传。“大少奶”借阅此书，说明其人对医理或有了解。

“三少奶”应为龚鸿义之子龚礼田的夫人陈乐如。龚礼田又名龚薰，福州人，易图三子鸿义之长子，在龚易图孙辈中排行老三，故龚纶称陈乐如为“三少奶”。陈乐如，又名陈祖鵬，出生于浙江湖州的书画世家，是清代画家陈延益的孙女。陈乐如取用两种书：《白氏长庆集》和《百美图咏》。这两本书体现了陈乐如作为画家的阅读趣味。

名单当中的其他龚氏家族成员信息极少，因此对于他们的讨论只能从略。那些被家中人借走的书籍多数已经亡佚。但是根据这份名单，依然可以得出一些推论：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根据借书人的生平和部分书籍的刊刻时间，可知阅读活动并非一时所为，而是从清末一直持续到民初。而且此名单是借书未还的记录，龚氏家族内部的借阅活动应当更加丰富。其次，借书人所借阅的书籍往往与其兴趣爱好、职业等因素相关，由此可略见清末民初普通读书人的阅读倾向及其变化。

民国二年（1913）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倡议开局修志，聘请沈瑜庆、陈衍为总纂。最初，许世英“颇着意于文化事业，曾向龚氏商请全部归公，为着提出条件，不合议始寝”。<sup>[5]</sup>但是通志局需要大量地方文献资料，陈衍于是向藏书丰富的龚氏求助。龚纶说“至民国三年省中续修通志，当事者襄请赞助。事关一省文献，断无拒绝理”。得到龚氏的允许，通志局从龚氏借到一批与修志相关的书籍，同时还抄了其藏书目录。可见通志

局对龚氏藏书十分熟悉，而且编修人员多为晚清闽县、侯官籍科举中式之人，他们与龚氏有密切的互动，故龚氏对于通志局借书行为一直都是支持的，直到龚纶检查藏书才发现有许多与修志无关的书也被借走。根据龚纶的记录，这批书是：

韩诗外传十卷二册 明刊本  
明史稿〇〇卷〇〇册  
三藩纪事本末〇〇卷一册  
宋稗类钞〇〇卷八册  
朱子大全集〇〇卷六十四册 明刊大字本  
全闽诗话〇〇卷十二册  
说铃〇〇卷〇〇册  
唐通典〇〇卷〇〇册  
风俗通义〇〇卷二册 元刊本  
东都事略〇〇卷六册 明仿宋刊本  
清通典〇〇卷〇〇册  
清通志〇〇卷〇〇册  
福州府志〇〇卷卅册  
十国春秋〇〇卷〇〇册 抽借二册  
淳熙三山志〇〇卷十册 传研楼抄宋本  
读史方輿纪要〇〇卷〇〇册 抽借二册  
袖堂笔谈〇〇卷一册  
五代诗话〇〇卷七册  
汉魏碑刻考〇〇卷  
唐昭陵石迹考〇〇卷十二册  
陪葬姓氏考〇〇卷  
汲古阁题跋〇〇卷一册  
钝翁类稿〇〇卷十二册  
曝书亭集〇〇卷十二册  
春融堂集〇〇卷廿四册  
聪山集〇〇卷二册

以上式拾肆部均通志局借用未还，留据备查<sup>[2]</sup>

通志局借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修志。事实上《福建通志》的确引用了这些外借之书，《福建通志》中仅“福建通纪”中引用频率为：《明史稿》70次，《三藩纪事本末》35次，《十国春秋》27次，《福州府志》9次，《东都事略》3次，《钝翁类稿》1次。<sup>②</sup>

龚氏的藏书通过通志局的借阅从而产生了新的意义,并且形成新的文本《福建通志》。从这个角度来看,通志局的借阅也有其价值所在。龚纶也感叹道:“吾谓世间瑰宝聚散何常,人失人得,但使不负此书可耳。若深锁饱蠹与任听散佚,反深失先人收藏之意。处乎今之世,具前四事者实为大难。维能云‘青毡长物可特置之,恐未必遐彼眈眈者觊觎之心也。’”<sup>[1]</sup>

“外人”是指除去家中人和通志局之外的借书人。这批借书总共有20种,但是由于郑本最后一页散佚,因此只有9条记录附有借书人姓名:

宋元明儒学案○○卷卅二册 陈礼刚借

本事诗○○卷二册 陈礼刚借

大清会典○○卷十六册 王念庭借

各国通商章程○○卷十四册 林○○借

蚕桑实济○○卷二册 刘章甫借

本草纲目○○卷卅二册 陈莲淑借

徐氏医书六种○○卷○○册 ○作山借

读书作文谱○○卷式册 林静山借

夷坚志○○卷廿册 陈莲淑借<sup>[2]</sup>

其中有两人信息明确:王念庭和陈礼刚。王念庭是龚易图当年选定的管理人之一,他借走《大清会典》16册,其借用此书目的无从得知。陈礼刚,即陈尔履,青年时在致用书院从谢章铤读书,同邑孙贻谋看云馆藏书颇富,孙氏歿后,藏书散佚,半归尔履。他还编有《颍川陈氏族谱》(1917年铅印本)。由此可见,陈礼刚是当时的福州藏书家之一。他从龚氏手中借书,是藏书家间互动的证明。

### 3 龚氏藏书“异动”情况的意义

从清末到民初这段时间内,龚氏藏书存在某种“异动”情况,即特定场景下的书籍流动和阅读。值得注意的是,龚纶所提供的这份书单是其编订目录时最终确定缺少的书籍,那些可能被借阅但又被归还的书籍并未记录在其中,因此龚氏藏书全部借阅情况应当比这份名单更为丰富。即便如此,这份书单作为阅读史的一份史料,仍具有研究价值。

这份书单主要回答两个问题:谁在读,读什

么。至于他们阅读的地点却不尽相同,书籍离开藏书楼,进入通志局或者借书人的家中进行阅读,而不是像龚易图设想的那样在藏书楼里阅读。被管书人盗取的书籍则可能未被认真阅读便被作为商品而卖掉。其他久借未还的书籍,理论上都可认为是阅读的文本。通志局成员的借书具有直接的目的性,即为修方志服务。家中人和外人的借书则更为复杂,更能体现当时的阅读倾向。总体来看,这些书主要集中于传统的集部、子部,而极少有小说戏曲类书籍。根据已知的借书人信息来看,龚氏家族及其周围的借书人都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读书人。从他们的借书目的来看:有些人正处在学习阶段,需要阅读经典书籍;有些人功成身退,偏向于娱乐休闲类书籍;有些人则因为自己的职业因素,主要阅读专业性质的书籍。

#### 注释

①此数据主要是根据郑本统计。其中最后一项郑本缺失数页,只有9条记录,其余根据稿本补。

②由于《福建通志》全书100卷,无法全部统计,故笔者选择“福建通纪”部分即卷一至卷二十做抽样统计。

#### 参考文献

- [1] 龚纶.大通楼藏书目录[M]//福建省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第4—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218.
- [2] 龚纶.大通楼藏书目录簿[M].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5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08-412.
- [3] 陈衍.石遗室诗话[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732.
- [4]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295.
- [5] 林钧.篋书剩影录[M]//福建省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第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478.

潘振方 南京大学文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21-11-07。)

# 《福建图书馆学刊》2022 年度索引

## 理论探讨

图书馆语言服务研究: 综述与展望 陈 颖(1:3)

我国图书馆特藏资源研究现状分析

——基于 CNKI 高被引论文 马 弘(1:10)

基于赋能理论的阅读推广实践路径研究

丁 岚 刘 琼(1:14)

党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 回顾与展望

——以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 施 静(2:3)

高校图书馆应急管理联盟建设机制研究

惠 慧(3:3)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域的数字图书馆评估异质性

研究 付 超(3:8)

国外农村图书馆的发展: 基于文献综述

司梦飞(4:3)

国内图书馆史研究综述

杜 禹(4:9)

## 工作研究

公共图书馆参与红色文化建设的作用、实践与策略

任 通(1:19)

公共图书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与思考

——以福建省图书馆正谊书院古诗词阅读推广

活动为例 陈 婕(1:25)

《上海市志·图书·文博分志·图书馆事业卷

(1978—2010)》编纂历程述略 舒 睿(1:30)

从泛化到内化: 图书馆服务监狱文化改造的实践

与思考 韩 亮 郎 筠(1:34)

概念书店“盲选图书”阅读推广案例分析

刘嘉伟(1:40)

公共图书馆老年读者服务工作优化策略

王 曼(1:44)

福建省本科高校图书馆微博运营现状调查研究

吴若航(1:47)

《厦门地区图书馆工作年报》编制实践与思考

——基于《图书馆统计工作共识》林 宏(2:10)

公共图书馆参考咨询现状调查及提升策略

——以安徽省地市级公共图书馆为例

苗凤丽(2:15)

《厦大图书馆馆报》发微

智晓静(2:20)

馆校合作推动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以厦门市翔安区图书馆 5 家学校联网分馆

为例 林 琳(2:28)

基于 ISO 9001:2015 标准的图书馆供应商质量

控制

——以馆配商质量控制为例 纪 超(2:32)

后疫情时代民办本科高校图书馆服务策略

黄一萍(2:38)

厦门市全民阅读调查研究

许瑞霞 付 虹 池莲香 赖煜馨(3:16)

公共图书馆经典诵读服务模式与路径研究

——以福建省“读中华经典 颂时代华章”诵读

比赛为例 陈婷婷(3:25)

- 基于 SWOT 分析的党校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建设  
与服务研究 古 扬(3:30)
-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品牌建设研究  
——以泉州地区为例 吴园园 林敬堂(3:34)
-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嵌入院系学科  
服务模式研究 王 宏(4:21)
- 家庭教育法治化背景下公共图书馆服务家庭教育  
工作研究 黄成思(4:26)
- 公共图书馆读写障碍群体服务研究 柏晓静(4:30)
- 我国高校图书馆微视频服务研究  
吴国武 姜 景(4:35)
- 新时期进修院校图书馆建设策略研究  
许淑女(4:41)
- 新时代图书馆员核心竞争力——职业自觉刍议  
苏金妹(4:44)
- 文献资源建设**
- 浅析图书馆编目外包中存在的编目数据问题  
——以厦门市图书馆为例 罗 颖(1:53)
- 对《中图法》第五版“-0 理论与方法论”所属类目  
复分注释的探讨 蒋鸿标(1:57)
- 再议《中图法》B983 类目内容的设置问题  
马学剑(1:65)
- 图书馆借阅行为分析及其在图书采访中的策略  
研究  
——以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为例 王日花(2:43)
- 地方文献联合编目的实践与思考  
——以江门五邑联合图书馆为例 李建勋(2:48)
- 未成年人服务**
- 图书馆婴幼儿阅读推广实践与路径探索  
林 艳(2:51)
- 浅谈县级公共图书馆婴幼儿(0—3 岁)阅读指导  
陈珊妹(2:57)
- 中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阅读推广现状及对策  
——以福建省一级达标校为例 李晶晶(2:60)
- 浅阅读背景下中学图书馆阅读推广路径探索  
邓晓慧(2:65)
- 少儿图书馆学习与游乐交融互动新空间设计评价  
刘 路(3:39)
-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与少儿阅读推广服务探索  
——以东莞图书馆为例 梁丽珍(3:45)
- 国外图书馆**
- 法国高校图书馆运作机制初探 陶晓帆(2:68)
- 中美高校图书馆 APP 功能比较研究 陈志鹏(2:75)
- 文献研究**
- 福建省古籍保护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张美莺 王 靖(1:69)
- 三明学院图书馆藏清锡活字印本“三通”考析  
林益莉(1:77)
- 元代诗人黄镇成及其《秋声集》版本源流考  
黎 婕(4:49)
- 福建藏书家龚易图藏书后期散佚情况及意义  
潘振方(4:57)
- 文献整理**
- 南宋文人王迈诗词文辑校 徐寿红(3:52)
- 《闽南唐雅》小考 李夏青(3:61)